

黑泅

徐化冰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黑涡

徐化芳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 渦 / 徐化芳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29-1776-2

I. 黑… II. 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0410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2 插页 368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19.6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徽山湖地区煤矿生活和湖区风俗人情的长篇小说。作品以河庄煤矿矿长殷川为主人公，重点描写了他不畏困苦、勇于同恶势力斗争的人生奋斗历程。在当权者姚庆、李志恒、章发吉等一伙邪恶势力搅起的黑色漩涡中，殷川、殷延全、殷召鸿等人一身正气，为伸张正义而与封建腐朽的恶势力相抗争，表现出湖区人民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

作品对官场黑幕的深刻洞悉、对乡村民选中腐败现象的有力刻划以及对乡村宗族矛盾的理智把握均有独到之处，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整部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情节曲折、行文收束自如，语言质地粗犷而悲壮，具有浓郁的湖区气息和特有的民俗色彩。

开 篇

I

殷川还不满二十岁，年纪轻轻，在殷口村殷姓人的家族中，备受长辈人和晚辈人的敬重。也许是从小没有了父亲、屡受艰辛的缘故，一个中学毕业的毛头小伙子，丝毫不露文弱娇嫩的稚气，看上去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稳重老成。他身材魁伟，头脑聪明，手脚利落。本家爷爷殷茂忠手把手点拨了几番，他便很快掌握了湖上的各种活计：张网、拖卡、下钩、罩鱼，称得上行家里手。

趁星期六由学校回家的夜晚，殷延全大叔带他在废弃的无名河大堤上溜几趟腿脚，传授几手绝招，靠悟性和天赋，他练得炉火纯青。几十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老拳师，想和他递招也未必是对手。

离开朝气蓬勃的学校，回到富饶而令人向往的湖边，从此彻底告别学生生涯、成为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就应该脚踏实地，把家里、地里、湖里连同母子俩今后的生活，从头至尾、反反复复统统想个遍。

他和母亲住的三间篱笆草房，雨打风吹阳光暴晒，现已斑痕累累，四壁破裂的地方清晰地露出变黑的芦苇和发乌的木桩。放下行李在家歇息了两天，第三天就要亲自动手和泥，准备把房屋里里外外抹一遍。

他拎一把镢头扛一张铁锨，挽着裤腿赤着双臂来到门前临湖

的土地上，弯腰刨起一块块不知混合了多少鱼骨水草的黑土，用镢头细细地砸碎；又用铁锨作盆泼足了湖水，然后赤着脚丫子在泥水里来回踏踩。突然，他感到脚底板下边有一个古怪的东西，蹲下来用手扒去上边的稀泥污水，见地下埋着一个古色古香的灰色陶罐。他费力地扭掉罐口的陶盖，发现里边是一枚枚发了绿生了锈的铜钱。

在无名河堤上装卸苇子的脚力工，南来北往的船家，见殷川从地下扒出了神秘之物，都轰轰隆隆跑来看稀罕。人群中仅有殷延全一个人博古论今，能辨识古董。灰陶罐来自汉代，铜钱是汉代使用的五铢钱。

老鱼鹰殷茂忠在殷姓人中辈分最高，生来就像鱼鹰一样生活在湖上，从小就知道敬奉菩萨和鱼大王，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古怪事。为此，他相信一生的贫贱富贵由苍天安排的说法，就连多年的“文革”也没改变他这信念。他活了六十几年，亲眼目睹这地方干旱年剃泥垫过宅基，湖水涨潮逮鱼时挖过泥堰，土地上下翻过几遍，却没有一人发现这罐铜钱，足见殷川的命运不同凡响。他用惊奇而欣喜的目光看着殷延全：“延全，小川今天的事有说法吗？”

外号疙瘩的殷宪葛，刚刚装完沙船，一边用发乌而散发着刺鼻汗酸味的毛巾擦着肥胖的大脸，一边用哀求的口吻说：“大爷爷，给川叔用心算一卦，看看他今天是碰了巧事还是有个来头？”

殷川心里激动而又感到好奇，也用一双明亮的眼睛询问般地望着殷延全。

殷延全虽然略通易经，也曾在大山深处研究过奇门遁甲，但从来不轻易与人算命占相。

殷延全视殷川为亲生儿子，靠他那双远见卓识的慧眼，他看得出殷口的殷家人，唯有殷川能为祖宗争得荣耀。他眯着眼笑笑，煞有介事地望望天上的太阳，又问了殷川的生辰八字，微微

皱眉现出一副思索状，伸出指头将天干地支按奇偶搭配，以时令节气对应于年月时支，断定殷川为天德贵人命：“天德能化诸凶煞，反凶交吉，无所不利。人命若带天德，如果不遭其它各柱干支冲克破坏，常常绝处逢生。在失意中突遇贵人，吉者好上加吉，凶者逢凶化吉。”

殷茂忠一双老眼巴巴地望着殷延全：“你光咬文嚼字，俺大老粗能懂？俺想问问小川有没有奔头。”

疙瘩舔舔干裂而肥厚的嘴唇，嘻笑中夹带着一点不耐烦的意味：“扯那么远有什么用？俺想知道川叔能当个小官不，真没算准，就再来一卦，不行？”

殷延全不急不躁，脸静如止水，一副学究的神情：“神煞一百二十位，一一细推，毫无意义，因为每一个字聚吉凶神煞十多种说法。再说，人生祸福何以取断？”

按照卦相，殷延全预料殷川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漫长的人生充满着灭顶的灾难。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日子，全国上上下下头脑发热，大炼钢铁；扩建煤矿。刚好三十岁的膀宽腰圆、身强力壮的殷延宝，被大山样沉重的岩石砸死在三百米下的采场上。今天这罐出土的铜钱，莫非预示着殷川今后的辉煌事业也在地下？

殷川和年轻的母亲相依为命，虽有殷姓家族的帮助，却也历尽了艰难困苦。作为本家大叔，殷延全不愿意把预示灾难的话告诉大家。

殷茂忠和疙瘩以及那些殷家的男人，哪里了解殷延全的良苦用心，听他解卦的话语总是包含凶字，就想问个究竟，他却躲躲闪闪、吞吞吐吐。人们因出土铜钱而高涨的情绪就像滑坡的车子失去了控制，猛然间沉落下来。

殷川那张漂亮的脸渐渐罩上一层薄薄的寒霜，鼓起勇气说：“大叔，不要光说好听的，有什么蠢事说出来，反正我也不信。”

殷延全见自己的好意影响了大家的情绪，马上就变得和颜悦色，朝众人说：“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殷川刚走向社会就挖出这么多铜钱，象征着他这一生要管很多的钱。钱和前同音，前象征着前途，看来殷川前途无量。人生没有谁一帆风顺，但殷川命中有贵人相助，定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老鱼鹰殷茂忠深深的皱纹马上舒展开来：“多少年啦，我们殷家都盼望有个当官的。要是小川能当个管钱的银行干部，咱殷家情愿赔钱，支持他干好。

三十多岁的疙瘩也从压抑的气氛中跳跃出来，高兴得手舞足蹈像个孩子：“我先巴结巴结俺川叔，等他当了大官，我殷宪葛也到外边场面几天。咱不图别的，只要有好酒就行。”他脱掉两只发臭的脏鞋子，一双手分别拎着两个裤筒，胖身子像一台笨重的机器，在泥水里一边用腿蹬，一边用脚踩。

殷延全和殷茂忠及殷家的几个男人，有的找扁担找布兜子拾泥，有的挽起袖子朝篱笆上扔泥。一帮本家爷们说说笑笑，不知不觉泥平了墙壁，压好了屋脊。

秋天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年轻的殷川打败了湖西闻名的恶霸杨大棒子，殷家宗族的老老少少，对他由虚无缥缈的喜爱，变作实实在在的敬仰。

2

凄凉的秋风夹裹着微微寒意，在湖西那收罢芦苇、打净苦姜草的岸上，撒开手脚自由自在地疯跑着。湖边那一座座高高的山样的芦苇垛，散发着一簇簇轻盈的被秋阳吸尽水分的芦花。湖西那辽阔的光秃秃的黑色土地，到处飘扬着晶莹的雪花。地面上枯黄细小的草叶粘着雪花，脱叶而零乱的树枝高高地挂着雪花，行路人全身的衣裳以及头发上落着雪花，就连昔日波光粼粼的湖

水，也被雪花覆盖上一层厚厚的柔软的白纱。

殷川披一身金黄的夕阳，一手用槐木扁担挑着空空的鱼筐，另一只手拎着四包中药，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迈着有力的步子从湖西的集镇朝拴船的码头走来。湖西的鱼价高于湖东，他把所带的鲜鱼出手之后，又特地赶到一所乡下的药铺，求乡村闻名的土中医，为刘岩抓了四服中药。

刘岩在担任公社党委书记时，十天半月要来殷口检查一次工作，无论殷姓还是章姓的成年人，一个个像熟悉自家人一样认识书记。但是，大学毕业的党委书记，对殷川这个戴着红领巾的学生，脑海中并没有多少深刻的印象。

历史给善良且愚昧的中国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刘岩这次到殷口来并不是访贫问苦检查工作，而是大难临头、濒于死亡的边沿。公社中学的学生把他整整批斗了两年，他被解放后出来工作，不满一年又因“复辟”和“复旧”二次被罢官。他无穷尽地被迫交待，因交待不彻底屡遭非人的折磨和毒打，然后被遣送到殷口劳动改造。

刘岩工作扎实，有文化，而且爱护百姓，殷川从心里崇拜他。对百姓爱戴的党委书记，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是坏人。在他被罢官、遭受苦难的时候，自己应该对他有一些帮助，给他一些温暖，使他有勇气有信心渡过难关。

这天夜晚，殷川拎着一斤豆油、二十个鸭蛋，还叠了母亲为他下湖干活烙的煎饼，来到村头那所破烂不堪、被人废弃的小屋里。

小屋接地的墙壁，泥土脱落尽了，芦苇腐朽得像灰，几处窟窿像水桶口那么大。村上的孩子夜晚捉迷藏，常常从墙壁上悄悄地钻进来，被发现后又慌慌张张地钻出去。刘岩住进去之后，“革委会”主任章发吉派人送来几块破船板，这才把几个窟窿遮挡起来。

屋里没有电灯，门外的风不时透过船板的缝隙吹进来，把昏黄的灯头打得摇摇晃晃。躲在灯下看书的刘岩，瘦骨嶙峋，面如白纸，如果不是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放射着顽强的目光，看上去简直像一个芦苇扎的人儿。

“刘大哥！”见此光景，殷川心里隐隐发疼，张口说话喉咙里感到一阵堵塞。“今后有什么难处，不嫌弃就告我一声。”

刘岩放下手里的书本翻身从床上坐起来，懵懵懂懂像在梦中，愣怔了半天才迟钝地说：“小兄弟，我可是……你就不怕受连累？”

他低头咳嗽了一阵，然后朝床前的地上吐了一大口带着鲜血的痰。

“我是个老百姓，怕什么连累。再说老百姓都承认你是个好
人。”

刘岩苦涩地笑笑，然后无奈地摇摇头。良顷，眼里升起一团
泪雾，话语中夹带着对时代的愤懑和对未来的向往：“小兄弟，
天大的困难我都忍得住，不会自己垮下去。今后……今后我还有
很多事要做。”

是的，刘大哥今后还有很多事要做，要想法让他很快恢复健
康。昨天傍晚下湖回家，他赤着脚丫子，沿着湖岸掘了几斤红
鳊。红鳊化痼活血，刘大哥两三天喝一次鳊鱼汤，再抓几服中
药，内伤会很快地好起来。

小时候，逢年过节，他总是由父亲抱着或领着，随殷家的人
们到祠堂里朝拜始祖的塑像，常年的耳濡目染，才渐渐知道始祖
是世界上令人敬仰的人，因为有这么一位祖先，所以他心里常常
有一种自豪感，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每做一件善事好事就感到心
情十分舒畅。有时帮了别人，还仿佛有一种自己落难而被别人帮
助后的激动。

此刻，他精神昂扬，走起路来两腿好像有一种无穷的力量。

“……同志，求求你啦，就叫俺爷俩跟过去吧。”

“娘的，还不是瞎说。没钱能跟载？”

殷川轻轻抬腿跳上船头，放好鱼筐和中药，不由自主地朝乱糟糟的码头望了一眼。一个老汉像剔完肉的羊架那般干瘦，可怜巴巴地站在那里哀求仰脸凸腹的杨大棒子。

一个只有八九岁样子的小女孩紧紧扯着老汉的衣襟，脸上滚落着一串串无声的泪珠。祖孙俩艰窘地交不出船钱，而满脸酒色、横眉立目的杨大棒子却骂骂咧咧、连扯加拽，把祖孙俩由舱里扔到岸上。

老汉扎撒着颤抖的两手，回头望望准备起锚的载船，一脸无奈、满眼含悲。后来，他跪在码头上“咚”地一个响头，眼里挤出两颗浑浊的泪珠：“同志，我手里真没钱，你就行这回好吧。孩子天天想家，睡在梦里老哭闹。俺爷俩像两棵小草，不压载……”

“娘的，不压载你从天上飞过去呀？”杨大棒子说话十足的湖西人的侑腔侑调，一副嘻皮笑脸、善于捉弄人的神情，眨眼一看就知道是个二百五的角色：“手里没钱，等于嘴上抹石灰——白说。”

在那个动荡不安、血雨腥风的年代里，人高马大的杨大棒子，是湖西出了名的干将和打手。也许是充当打手时立下了赫赫功勋，眼下财运亨通掌管了码头。这时的中国大地，在新生的“革委会”中又“复辟”出现了党委的字眼，不知是为别出心裁、引人注目，还是念念不忘他一度辉煌的年代，左胳膊上还紧箍着一个皱巴巴的红袖章。

见此光景，殷川心里泛起一阵怜悯，丝毫没有犹豫地走过去慷慨地掏出几块钱，陪着笑脸说：“杨主任，我看叫他爷俩上船吧，钱尽你自己留。”

杨大棒子微微吃了一惊，然后用食指轻轻挠着粗糙的大脸，

眯起眼睛轻蔑地上下打量着殷川，审视着对方的来头。当看透对方竟是一个毛嫩的普通年轻人时，就一耸鼻子咧咧嘴：“哎哎，老鸦窝里抱小鸡，你充什么人烟？娘的，想在我脸前卖咪充人，撑得你！”为显示威风镇住对方，他从老汉身边抓起干粮袋，一甩胳膊使劲扔进码头下的湖水里，傲慢地挺挺脖子，目空一切地晃晃肩头，然后朝可怜兮兮的祖孙俩耍熊腔：“你们胆敢破坏这大好形势？！娘的，社会主义的草叶上结的种子也够吃的，到现在还有要饭的？”

老汉惊慌地像被人挖走了心尖子，踉踉跄跄跳到齐胸的湖水里，双手捞起还滴着水的干粮袋。

自己不但没有帮助祖孙两个过湖，反而毁了他们多日辛苦要来的干粮，殷川心里难受得像被人扎了一刀子。他看一眼杨大棒子那张狰狞的面孔，感到脸上有一股愤懑的热血在发涨，可过分清醒的理智却告诫他，应该压抑内心那冲天巨浪般的狂怒。俗话说光棍不吃眼前亏，在湖西杨大棒子的地盘上，一时心血来潮，就盲目动怒草率动手，吃了苦头受了侮辱，最终也无法挽回失去的面子。他把一串气疙瘩从喉咙眼里强咽下去，强颜欢笑地在脸上挤出几丝僵滞而难堪的笑容：“杨主任你要是嫌麻烦，就叫他爷儿俩跟我过湖吧。”

多年来微山湖人定下一个牢不可破的规矩，没经当地人同意准许，即使不挣钱，码头上也是不许随意捐载的。

杨大棒子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既没有让殷川捎走祖孙俩，也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他扭头看一眼西天那血红的将要落山的太阳，又朝通向远处的大道看了一阵，大道上空空荡荡，没有一个来往的行人。他朝送载的两个汉子一摆手：“开船走吧。”他三下两下就把收的载钱窝成一个纸疙瘩，顺手揣进胸前的衣袋里，然后弯腰扎进那所用芦苇搭就的草庵子里。

殷川把祖孙二人扶上六尺的小船，五米的竹篙有力地地点在水

里，小船像生出了翅膀，顶着一层层白花花的细浪，轻轻离开了湖岸。想到刚才遭受侮辱的窝囊情形，他重重地粗出了一口长气，不由自主地朝杨大棒子睡觉的庵子狠狠地剜了一眼。

老汉用嶙峋的手疼惜地擦拭着干粮袋上的水渍，由于落难引发的伤心，他的泪水从满是皱褶的脸庞滚落而下。小女孩仿佛还没从刚才的恐惧中挣脱出来，瘦小的身子缩在舱里，仍然不住地微微发抖。

小船刚刚撑出湖岸仅有百米多的样子，殷川突然紧握竹篙让小船停下来，两只脚钉子般立在后梁上，扯开喉咙鼓起肚子朝岸上骂：“杨大棒子我日你姐，日你姑！恶霸！”

听到下流的骂声，杨大棒子像蝎子蜇了屁股，一骨碌爬起来，抽身钻出庵子想狠狠发泄，无奈船已离岸而去。他气愤地站在岸上跺脚搓手，那张脸顿时变成猪肝颜色：“娘的，这回便宜了你！下回再来俺这里，把你的狗腿留下！”

为了激怒杨大棒子，殷川故意用脏话激他上钩：“你小子是舜种狗熊，要不是舜种你追过来看看！老子撅断你的狗腿，捣到你腚眼里去。”

殷川的小船离岸仅有百米，那毕竟是湖西的地界，多年威风赫赫的杨大棒子，到头来哪能当缩头乌龟而惧怕一个孤零零的湖东小伙子。再三的挑衅像一根有力的绳子，牵引着杨大棒子，促使他重重地跳上小船，捞起五米的竹篙，气势汹汹地恨不得把殷川打死后扔到湖里。

殷川准备把杨大棒子引到湖岸远处的大湖上去。岸上还有三三两两看堰和下钩的渔人，一旦他们结伙增援，就使自己失去了狠狠教训杨大棒子的机会。他嘴里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手里的竹篙却不停地往前撑船，摆出一副能惹事却不敢抵挡的舜种样子。

既然对方敢打抱不平，又敢再次发起挑衅，起码不是怕事的

软蛋或熊包之辈。一人对一人没有任何帮手，杨大棒子心里不由得暗暗发怵，手里的竹篙也由此没了多少力气：“你是孬种，害怕啦！娘的，要是条汉子就过来，上岸拼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是熊包就滚蛋吧。”

殷川从虚张声势的遮掩神态上发现了对方外强中干的恐惧心理，竹篙往水里一插把小船停下来，摆出一副敢作敢为的英雄架式：“杨大棒子，你当我怕你？只要你敢过去，老子就把你的胳膊腿撕烂，扔湖里喂鱼。”

杨大棒子也是有血性的男人，在这剑拔弩张的节骨眼上，他丝毫没有了退路，只能充硬汉前进。先下手为强，船头刚刚接近殷川的船尾，他就迫不及待过子草率地挥起竹篙，篙梢子呼啸着，劈头盖脸地狠狠砸下来。殷川抽身躲过篙梢子，双臂举起竹篙并没有打人，而是用带着铁叉的篙根照对方小船直捣下去。他年轻气盛两膀子满是力气，别说小船仅是二寸厚的槐木板，就是结实的石板铁板，一篙根下去也是一个拳头大的窟窿。

杨大棒子打完之后马上缩起身子，对方一旦还手便于马上躲闪，却万万没有料到殷川偏偏捣他的船舱。舱里的木板裂开一个茶碗大的口子，清清的湖水像一股喷泉“突突”地朝舱里涌。

殷川捣完小船，并没有把手里的竹篙抽回来，一抬胳膊顺势把篙根朝前一撞，捣在杨大棒子肚子上。这一下使他一阵慌乱，站立不稳，像一袋没有知觉的粮食一样掉在湖里。

在双方力量悬殊不甚明显的情况下，要想把对方打得狼狈不堪、煞其威风，必须靠冷静沉着和机灵的智慧。

杨大棒子这才知道碰上了难缠的冤家对头，歇斯底里地朝岸上喊：“救命啊！救命……咱湖西人叫湖东人踩碾死啦……”

殷川手里的竹篙点水，小船像冲锋的勇士，“哗哗”涌动着白色的波浪，“咚”地一声从杨大棒子头上轧过去。还没等对方从翻着水花的湖水里冒出头来，小船犹如离弦的箭趱了回来。接

连轧了三趟，杨大棒子恐惧得肝胆欲裂、锐气全无，不得不乖乖缴械投降。

“我的老爷饶命，好老爷……”杨大棒子被湖水呛得两眼通红，慌乱地举起手，哆哆嗦嗦地苦苦求饶：“娘的，我承认自己弄种还不行？”

殷川舒畅地松了口气，然后篙根抵住杨大棒子的面孔，厉声喝道：“把你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

杨大棒子只顾保全性命，乖乖地掏出大把的钱扔到船舱里。

殷川收了竹篙，朝瑟瑟发抖的祖孙俩说：“把钱取开晾好。他要无赖湿了你的干粮，叫他用钱赔你。”

老汉见天降救星，一边取钱一边呜呜哭着：“好人啊！我儿在家病着，没办法才领孙女出来的。好人啊……”

几个在岸边看堰和刚下完渔钩的湖西汉子，听到杨大棒子杀猪般的嚎叫声，赶忙驾着两条小船，骂骂咧咧以壮声威，慢腾腾朝殷川追过来。

“大叔，快跑吧！”瘦弱的小女孩从舱里站起，像帮人推车一样，弯下腰用两只手朝前推着船梁，嘴里不停地喊：“快，快……”

殷川叉开双腿稳站船梁，一篙接着一篙。仿佛小站娘帮了大忙似的，小船迎着悄悄拢来的淡淡暮色，飞快地朝湖东驶去……

3

红红的太阳慢慢爬上了地平线，小屋的主人殷延全这才享受到诱人的光明。

这是一所特殊的小屋，两边的墙头和人的肩头齐平，尖尖的屋脊比高个子男人高不出多少。由于房子矮小，只好在山墙上留门，在湖边这称为筒子屋。

殷延全匆匆忙忙地起床，草草地烧饭吃了，心事重重地锁好门，匆匆朝拴船的湖边走去。所谓的门——手指粗的芦苇截掉了苇梢子，用细绳子把粗苇根编连在一起。这锁只不过能遮挡猪狗猫羊而已，无论男人女人都是挡不住的。

昨晚殷川从湖西回到殷口，向他讲述了惩罚杨大棒子的情形，他激动得翻来覆去大半夜没能合眼。这个年近五十的老军人，内心的血性和正义感就像青年人一样旺盛。

殷川挖出五铢钱的消息一传开，殷口村的中年妇女、老年嬷嬷，以及在河套里停船等货的女人，都七分笑脸掩饰着三分羞涩，纷纷前来讨要古钱，挂在儿孙身上驱邪镇妖。除母亲留下几枚准备送给未来的儿媳外，一罐子古钱当天被殷川分给了众人。

殷川视钱如粪土，他那超人的胆量和高尚的正义感，令殷延全暗暗钦佩至极。这个从小就受族长教育、从小就受祖先精神熏陶的军人，认为殷川是他们殷家人的希望。昨晚他就决定去一趟云口村，和云虎兄弟商量一下，只要两个孩子心里满意，马上把云凤留在殷口照料殷川的母亲。

殷延全今天腰杆挺得笔直，眨眼一看就知道是行伍出身，受过特殊的训练，全身衣裳虽破旧却齐整，那脱俗的神态又有一种饱读诗书的风范。他坐在船梁上，两手划动着棹子，小船在微波荡漾的平静湖面悠悠地行驶。他扭头望一眼水天相连的远处，百里微山湖一无遮拦，茫茫的大湖白浪滔滔。

小船左右游动着三五成群的野鸭，或叽咕咕嘻闹，或撒欢觅食。偶尔，远处传来一声鸭枪的轰鸣，水面的野鸭整个儿扑棱棱地飞起。

此刻，殷延全心里升起一种别样的滋味。每逢秋风萧瑟，他总是望着湖水，脑海里禁不住思绪联翩……

殷延全的祖爷殷贤奎年轻时给人放鸭子，悄悄买了几十只小鸭黄放在群里混养。春天供脚，暖鸭房里给的价一个卖两个鸭

蛋钱。夏秋季节，鸭蛋钱跌落到一斤麦子价，全家人仍然舍不得吃几个，积攒起来到集上卖掉，换几个铜钱回来积攒。

这年夏天微山湖发大水，不但殷口这些湖边的村庄被淹，七八里外的乡下街道，湖水汪汪可以逮鱼行船。按惯例，夏天发大水秋后就跌潮，而这一次却不同，到来年春天，湖水晃晃荡荡却没有要落的意思。

满湖的鸭子因水大没有食吃，又不易出手，东家和长工只好杀鸭子当饭食。为寻求活路，三三两两的农户只好远走他乡。就是这时候殷延全的祖爷爷买下了上百亩尚在水下的湖地。眼下湖水滔滔，猴年马月才能有收成？好心人不解，骂殷延全的祖爷爷殷贤奎“噍头”！

老天爷也许被殷家人勤俭持家的精神所感动，夏天久旱不雨，滔滔的湖水像被牛喝似的，眼睁睁看着下跌。初冬季节，上百亩湖地就像害羞的女人，蒙着一层细细的尘腻悄悄地从水下钻出来。土地潮湿无法耕翻，而迫在眉睫的是季节不等人，一家老少男男女女，用绳子拴上犁耖，麦种裸露在泥泞的耖沟里。收罢麦子，接着耩黄豆，一连三年好收成。

殷延全的祖爷爷请泥瓦匠建起了四合院，盖起一所土坯打墙的马褂子堂屋，顶上苫着用铡刀切整齐的芦苇，东西两面苫着三垅灰色的小瓦。

祖爷爷殷贤奎六十多岁还下地干活，三天两头才舍得吃一顿细麦面。爷爷殷昌山四十多岁不敢闲一天，干完农活还要照看湖里的脚掌，吃的是半茬麦子半粮食的窝窝头。只有农忙累极了，奶奶才半夜起来用拐磨子拐一遭净粮食的煎饼。

这是春天的一个日子，殷昌山早起下湖为暖房催鸭蛋，出门不远来到水边脱了裤子，一手抱着裤子，另一只手托着上衣，却不曾注意三十步外站着妖艳的魏章氏。

微山湖边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有理的街道，无理的河道。